



云雾山的呼吸

□李曉

初秋的阳光，从瓦蓝的天空落下来，铺洒在一垄一垄的茶园里。鸟声婉转，是经过山里泉水清洗过的清脆，在草木葱茏的深山里荡漾开来。

茶园里的老周，是云雾山下的老茶农，清晨的露珠还在草丛中簌簌淌落，他便挎着茶篓去采秋茶，拇指与食指翻飞间，一片片油亮的茶叶就落到了茶篓里。“春茶苦，夏茶涩，要好喝，秋白露。”老周了解茶叶的习性，老天赐予山里的温润气候，适宜茶叶种植，那一片如大地母腹般隆起的茶垄，是与老周内心最接壤的地方。

一片茶叶的生长，有着云雾山的山水天光浸润，也有着老周目光里的凝视。

7年前，老周种植的小茶园，被一家茶厂收购，老板在村里流转了上千亩土地种上茶树，茶厂的收益分红给农户，像老周这样的茶农成了茶场的员工。

2年前，镇里来了新书记，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也喜欢茶。女书记第一次上茶山，老周就用山泉水给她泡了一壶明前茶，茶香袅袅。女书记问他：“周大哥，你对茶园有啥想法？”老周抬头，望了望云雾山顶说：“我们想把整个山里都种上茶，这茶啊，是我们山里人的宝。”女

书记喝了一口茶，点点头。而今，这漫山遍野的绿，从一个山头绵延到一个山头。女书记后来又上茶山，这一次是带队拍摄视频向外推介茶山，在镜头里，采茶的老周正唱着山歌，一片片茶叶在他手中以蝴蝶曼舞的姿势轻盈落入茶篓。云雾山的漫漫茶香，吸引各地游人来山里观光旅游。每逢这时，老周就给游客们如数家珍般介绍家乡的茶。

云雾山顶，有个地方叫将军源，相传清朝一个将军征战时路过此地，将士与战马在此饮过水。老周带我上山去看将军源，一汪清冽的山泉涌出后形成小池，松涛阵阵，水光潋滟。老周说，用这泉水泡的茶汤，可以洗肺。山上一老翁，今年93岁了，每日饮酒品茶，鹤发童颜，俨如山中神仙。

一片茶垄上，有一排大槐树，槐树下有几座土坟。那里是乡民的祖辈安息的地方，青石垒砌，苔痕斑斑，厚土覆盖，杂草疯长。老周说，每到采茶时节，总感觉茶香里还浮动祖先的身影，他们在默默护佑着这一片茶山。每年春天，槐花开了，粉嘟嘟地挂在枝叶间，与茶香在风中交融，这一座座山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香山”。老周的父亲生前喜欢做槐花米饭。槐花香时，老周就去树上采槐花，采回的槐花用泉水洗净，拌上面粉，加盐，上木桶用柴火蒸，蒸熟后拌上熟油，撒上葱花或芫荽，再斟满一杯酒，泡上一壶茶，恭恭敬敬地端到父亲墓前，嘴里喃喃：“爸，吃槐花饭，喝酒，喝茶，我们都好。”然后坐在一旁观望，仿佛云雾深

处，父亲真要从天而降，来到人间吃饭、喝酒、品茶。

茶地开垦、茶苗培育、种植、施肥、除草、采摘、晒青、摇青、炒青、揉捻、烘干、挑拣、包装、运输，这是一片茶叶的旅程。

一个人的旅程呢？

想起茶，就是想起故乡。老周的侄儿小周，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定居，而今在山下小镇老街上还留着几间老房子。百年老街依溪蜿蜒而建，古杉高耸下的居民小院错落有致，檐滴宿雨，烟火老街上的人家开窗见绿，推门闻香。前年，沧桑古朴的老街经过整修，凝固的时光重新苏醒，古韵悠悠的气息与清新典雅的现代文明和谐交融。这里，可以安放绵绵乡愁。一年中，小周要回来好几趟，他对伯父说：“伯啊，我在北京想老街，想茶山。”老周常给侄儿快递去老家的新茶，但小周说：“只有老家山泉泡出的茶才有那个味儿。”这是浸润到灵魂里的老家茶香。在老街山后，还有一条荆棘丛生中的茶马古道，当年，百里映山红蹿起的古道上，驼铃声声，小周的祖辈先人们，把山里茶叶运到山外远方。

去年中秋，回到故乡的小周，陪同伯父在茶园里住了一夜。月华如水，老周与小周坐在茶垄边一块青石上，老周开口：“侄儿，我一直就种茶、采茶，你觉得我这样过一辈子，值吗？”小周抓住伯父的手，语音发颤：“伯，谢谢您，等您今后不采茶了，我接您去北京和我们一起住，我来给您养老。”小周不会忘记，父亲早逝母亲改嫁，是伯父靠种茶供养他读了大学。月光披在叔侄俩身上，仿佛添了一件薄衫，老周说：“侄儿啊，还是在这里好，每天闻不到茶味儿，我心里就发慌。”

在人辗转的天地之间，时空里也有着巨大茶盖的悠悠浸泡，萦绕着命运的万千气象，蒸腾着人世的万般滋味。在这云雾山下的茶香呼吸中，弥漫着草木的芳香，也飘散着时间的味道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转身之间

□向军

银强在动车上打电话给我，说快到龙头寺终点站了，有重要事情要见我。挂断电话，诧异和疑惑油然而生：他这么长途跋涉、火急火燎地来见我，是何事呢？

银强是我老家的邻居，一起穿叉叉裤长大的伙伴儿，小时候我们都叫他的小名“强罐儿”。自我离开村子到寄宿中学上学后，我们见面就少了，尤其我参军入伍，又换了几个城市工作，他随着打工潮辗转各地，我们便失去了联系。直到前几年大伯去世，我回老家奔丧，在人群中又见到了他。我们寒暄几句，加了微信，留下电话。事后，我们偶尔微信互动，也有电话联系。

强罐儿虽然小学文化，但走南闯北见多识广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只要有他在，总会笑声不断。

强罐儿一直信奉他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：人不出门身不贵。因此，他宁愿在外头受冻挨饿，也不窝在老家围着几块田土转。常年行走在外，凭他的衣着打扮和能说会道，派头和气场总是出乎意料的好，但只要喊他提笔写字，就会立即现出洋相。这是他一生的痛。所以，他特别佩服能舞文弄墨的我，遇到大事小事，总喜欢找我拿主意。

三年前，强罐儿觉得老在外打工飘起不是事，于是用打工的积蓄，在县城租了一个门面摆摊卖牛肉。他说话幽默风趣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他曾信心满满地说，按照当前的收入，做到60岁，不差养老钱，退休了，给我当徒弟专门舞文弄墨，做个能说能写的文化老头儿。

这次，他专程从老家来找我，确实是遇到了一个从未经历过的人生考题。

不到50岁的强罐儿，孙子已2岁。前几天，医院体检时发现，小孙子一只眼睛异常，到大医院确诊，认定为肿瘤。医生提出三个治疗方案，包括摘除眼球保命……无论采取哪个方案，除了巨额治疗费用，还不能保证完全治好，即使治好也会少一个眼球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爱孙如命的强罐儿，像挨了一闷棍，他低价处理完牛肉，关着门独自在摊子上呆坐了两个多小时，然后订了动车票，直奔重庆而来。

我把强罐儿带到家中，开导了10个多小时，也陪他喝了几个小时的闷酒。最后，他勉强带着笑容向我保证：既然不该来的来了，就得坦然面对！大不了晚个十年退休，到时，我还得拜你为师。

送强罐儿出门时，他转身告别，我发现他的身躯渐显佝偻，行动有些迟缓，憔悴的面颊上有两滴泪水！

(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)

藏在泡菜坛里的味道

□徐昌斌

在儿时的记忆里，灶房角落的泡菜坛很神奇，如有魔法一般，不断地生长出一道道酸爽可口的美食，让人垂涎欲滴。母亲做得一手好泡菜，我家有四五个泡菜坛，常年泡有各种蔬菜，农忙时节，抓一把泡菜，就是一道下饭菜。

泡菜是川渝地区的一道美食，味道咸酸，口感脆生，开胃提神，风味独特。近年来，用泡菜衍生出来的菜品，就有酸菜鱼、泡椒兔、星湖鱼等特色江湖菜，在川菜系中独树一帜，让人们大快朵颐。

地处渝西的永川卫星湖南华村竹溪河两岸，历来有泡菜的 tradition，家家户户都有几个泡菜坛子，当季的辣椒、子姜、豇豆、白菜、瓜儿菜都可以丢进去腌泡，特别是竹溪河沿岸出产的沙土大萝卜，在泡菜坛里腌泡三年以上，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。酸萝卜与老鸭子是绝配，熬制出来的老鸭汤，酸辣可口，老少皆宜。

家里吃不完的泡菜，母亲便背到镇上售卖，每逢卫星湖双凤场赶场天，母亲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，要走一个多小时才到街上。不到半晌，城里人满载而归，母亲也收获满满，背篓里的泡菜换成了日用百货、小点心、盐巴、酱油等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前几年，南华村的乡间小道建成了硬化水泥路，方便了乡亲们出行，拉近了农家与街市的距离，母亲售卖泡菜的路走得更欢快了。

我到城里工作后，母亲买来两个泡菜坛，手把手教我媳妇腌泡菜，“谁家媳妇做的泡菜不好吃，要被邻居笑话的。”如今，老家的味道在儿孙辈的泡菜坛里得到了传承。

一个周末，我回老家看望母亲，母亲赶场回来，背篓里还剩下一些没卖完的泡菜。见母亲神色不悦，我问她怎么了？母亲气愤地说：“街上有人说，我们的泡菜是家庭作坊出来的，不干净不卫生。我们吃了一辈子的泡菜，怎么就不干净不卫生了？”

望着母亲渐渐佝偻的身影，我开导母亲：“乡村要发展，农民要致富，光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哪里行呢？泡菜是初加工食品，要做到深加工、精加工，才会得到现代社会的认可，农村的致富道路才会走得更宽广。”母亲听后默不作声。

一天，母亲打来电话，兴高采烈地告诉我：“村里邀请做得一手好泡菜的老婆婆和巧媳妇们，给回村创业的大学生传授泡菜手艺，要将传统泡制方法传承下来，要培育几个泡菜大户，南华村还要建泡菜基地，以后星湖泡菜技艺还要申遗呢。”

如今，回村创业的大学生已成为星湖泡菜的主力，他们将泡菜做成标准化、规模化，还通过直播平台将星湖泡菜销往全国各地。

在南华村老家，母亲的泡菜坛还在；在城里的家里，我的泡菜坛也还在，那种酸爽的味道，刺激着我们的味蕾，无论我们身处何方，都不会忘记家乡的味道。

(作者系重庆永川区作协会员)

